



蓝鲸书系
Blue Whale series



蜂

刘心武 著

长吻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吻

蜂

刘金生 著



长吻蜂

刘心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吻蜂/刘心武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蓝鲸书系)

ISBN 978-7-208-07213-8

I. 长...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4433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封面设计 赵小凡

版面设计 杨钟玮

插图绘制 沈原一

· 蓝鲸书系 ·

长 吻 蜂

刘心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4.5 插页 3 字数 100,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208-07213-8/I·452

定价 10.00 元



刘心武

刘心武，小说家。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05年出版《揭秘〈红楼梦〉》1-2部，2006年又出版《揭秘古本〈红楼梦〉》，引发国内新的《红楼梦》热。除小说与《红楼梦》研究外，还从事建筑评论和随笔写作。

蓝鲸书系

Blue Whale series

《长吻蜂》

刘心武 著

《神鸟》

王蒙 著

《爱犬的天堂》

冯骥才 著

《白色大鸟的故乡》

张抗抗 著

《蝶趣》

高洪波 著

《蛤蜊搬家》

邓刚 著

《与象共舞》

赵丽宏 著



蓝鲸书系
Blue Whale series

观照万类生灵

——“蓝鲸书系”引言

赵丽宏

天地之间，生灵万类，地上跑的，树上跳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世界的奇妙，由此而起，天地的纷繁，由此而生。地球上的生命，原本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生命之间的和谐，便是世界的和谐。人类，其实只是万类生灵中的一分子。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是检阅人类文明的一杆标尺。

文学中的动物形象，历来是文学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动物，不仅活在童话和神话中，也活在人类真实的生活里。这是一套和动物有关的书，作者都是读者熟悉的当代作家，书中的文字，有小说，有散文，有童话，有报告文学，也有诗，内容多涉及动物，是人和动物的交流，也是人类对其他生灵的观照和关怀。作家在描绘动物的同时，流露了对生命的热爱，写出了对生活 and 人生的感悟，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真实性情。

我们人人都生活在这个和万类生灵共处的世界，举头俯首，到处能看见周围灵动的生命。人类如何与其他生灵和谐相处，如何报答那些有恩于人类的生物，如何保护那些被人类的自私和贪欲逼入绝境的动物，这是当今世界都在关注的话题。但愿这套书中的故事和文字，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也能引发读者的思索。

丁亥春节于第四步斋

[目 录]

快去准备玻璃瓶

1

冰箱里的黑泥糕

4

麻雀圆舞曲

6

雪地风波

11

蝴蝶·松鼠·电池

14

阳台上的蝴蝶

17

长吻蜂

22

钓金龟

25

刺猬进村

28

人类与昆虫

31

母鸡吃蛋

34



挪威森林猫

38

猫城记猫

41

清理猫毛

43

依偎

45

河畔羊群

49

碰头食

52

闲水野鹭

57

安心孵蛋

60

长屋之谜犀鸟知

64

真的,它很害羞

68

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

71

有的珍爱只能轻抱

76



呵护小自然

79

别开红焰救飞蛾

82

这次，从巴迪熊爱起

85

狼·蟒·牛·猫

87

仓老鼠和老鸱去借粮

90

黑母鸡一窝儿

93

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

96

吉凶不在鸟音中

99

柳藏鹦鹉语方知

102

草葬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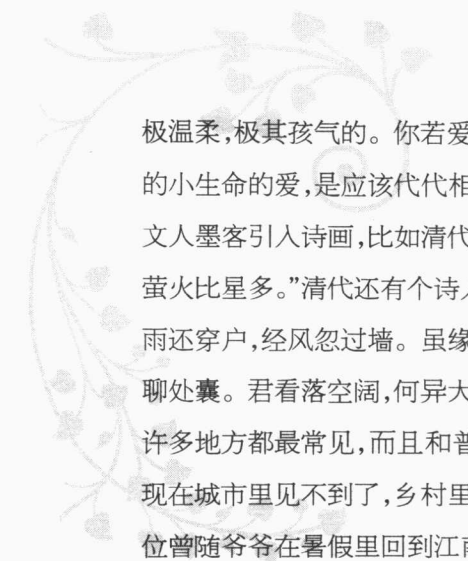
人面鱼

112



两个中学生来找我,说他们的课外活动是培养宠物。乍听我颇不以为然,心想固然如今养猫狗什么的已成时尚,但他们何必以此为乐?他们说所拟培养的宠物并非猫狗而是最小型的一种,让我猜,我说难道是报纸上登过照片的那种能立在巴掌心的小猴儿?他们说那太贵重了,他们要培养的将是最大众化的;我就猜是热带鱼,有的热带鱼不是比指甲盖还小么?他们就提示说,是昆虫;啊,我马上猜定是蚰蚰,也是从报上看到,如今有的地方以斗蚰蚰为赌博手段,我心里更不以为然了,就跟他们说,学校减负,是为了让你们能更健康地成长,小小年纪去热中于繁殖蚰蚰,难免被人引入赌博……他们笑了,说您怎么就总猜不着,您不是鼓励我们课余读些唐诗吗?我们都很喜欢杜牧的那首《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但是,我们对萤火虫只能想象,却从来没有见到过真的,那么美丽的小生命,对人不但无害,而且还曾起到过照明作用——语文老师老早就教给我们“囊萤映雪”的成语——为什么到现在简直看不到了呢?

是呀,现在城市里根本见不到萤火虫了。记得半个世纪前,我刚到北京定居时,我们住的那个胡同大院的后院里,夏秋就常有萤火飞动,我和小伙伴们常去弯掌捕捉。创作活动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的杰出女作家冰心,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虫儿也是可爱的。藕荷色的小蝴蝶,背着圆壳的小蜗牛,嗡嗡的蜜蜂……在花丛中闪烁的萤虫,都是



极温柔,极其孩气的。你若爱他,他也爱你们。”这种对包括萤火虫在内的小生命的爱,是应该代代相传的啊!其实萤火虫自古以来就经常被文人墨客引入诗画,比如清代诗人何绍基有句:“想见夜深人散后,满湖萤火比星多。”清代还有个诗人赵执信,他有首《萤火》是这样写的:“和雨还穿户,经风忽过墙。虽缘草成质,不惜日月光。解识幽人意,请今聊处囊。君看落空阔,何异大星芒。”萤火虫原是一种在中国大江南北许多地方都最常见,而且和普通老百姓相处得最和谐的一种昆虫啊!现在城市里见不到了,乡村里该还有吧?可是来找我的中学生里有一位曾随爷爷在暑假里回到江南老家,他说他特意去村边田野里寻找萤火虫,却始终没能找到。是啊,人们在热中于发展经济,大步奔现代化的同时,对自然生态造成了不小变化,连大象老虎都越来越稀少,萤火虫的锐减乃至在不少地区的灭绝,究竟有多少人对之关注呢?这样想来,两位中学生决心培育萤火虫的想法,不仅应该大力支持,而且很令我感动。这是对生活的一种诗意关怀。

但是,萤火虫容易培养吗?在我四川老家,当年有的老乡把坟场里夜半蹿飞的“鬼火”和萤火虫混为一谈。其实前者不是生物,是从死者朽骨里分解逸出的磷化氢自燃发出的光亮;但萤火虫确实也曾引出某些人的恐怖联想,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夜半歌声》,那里面的插曲是冼星海谱的,有两句唱道:“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牲……”画面上的流萤就起着“鬼火”的效应,阴森森,惨兮兮。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萤火虫是腐草转化的说法,《红楼梦》里的太太小姐们闲了作猜谜的游戏,一个人说了个“萤”字,另一个人就猜了“花”字,为什么算答对了呢?因为“花”字拆开就是“草化”,有古书《礼记》为证,里面“月令”一章明确宣布:“季夏之月……腐草为萤。”无论是以磷火模拟萤火虫还是等待腐草里自动飞出萤火虫来,显然都是不行的。我问两位中学生,他们弄清楚

萤火虫是怎么发光的吗？他们说问了教生物课的老师，又查了资料，萤火虫无论雌雄的鞘翅上都有发光器，雄的发光器比雌的发达，发光的机理是由于呼吸时使用了“萤光素”的发光物质，被迅速氧化所致，这种光亮有暖意，与磷火的冷光并不相同；为引进萤火虫的种虫与虫卵，他们在电脑上已经给南方几家相关科研研究机构发去了“伊妹儿”，并已得到积极回应……我听了真觉得置身在了一个温煦美丽的童话里。

两位中学生的计划是认真的，他们请我早些准备好玻璃瓶，说一旦能批量生产，先给我装上一瓶！古代那位囊萤苦读的车胤，他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玻璃，装萤火虫的囊无非是薄练，透光度肯定很差，现在以玻璃瓶装肥萤，如果遇到停电，当个手提灯盏不成问题。我说就是不停电，我也会关掉电灯，尽情享受那萤灯的盎然诗意。当然，他们毕竟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生长的一代，还跟我说到要申请专利，要批发零售，批发给大型演唱会的歌迷，让他们能举着装萤火虫的瓶管向歌星舞动，高潮时还可以把萤火虫放飞；零售呢，则可以作为恋人朋友互赠的礼物……让我们都快快去准备玻璃瓶吧，好迎接那久违了的萤火虫！





冰箱里的黑泥糕

川妹子嫁给了北京小伙，热恋期间，她画过一幅水彩画：古老粗壮的大槐树下，露出虽然残破却极富韵味的老式院门，院门外有两三位老人坐在小马扎上，摇着大蒲扇乘凉。婚后小两口住楼房，这画一直挂在了他们单元的厅里。不过，川妹子对胡同旧院的生活情趣，究竟所知还浅。

这天是公公的七十大寿。丈夫因公出差，只是从远方用手机打来问候电话。川妹子一个人提了个生日蛋糕去祝寿。进院到屋，公公遛弯儿去了，只有婆婆在小厨房里弄寿面，打过招呼，她就管自进到堂屋，拉开冰箱门，正想把买来的蛋糕搁进去，却发现那里头已然有了个大匣子，便大声问：“妈，谁先买来个蛋糕？”婆婆耳有点背，回答她：“啊，丹皋？来过来过……”她把那匣子先拿出来，打开一看，吃惊不小！哪儿是蛋糕，竟是一匣子黑泥！丹皋是胡同里失过足的小伙，这坏小子，怎么跑这儿来恶作剧！愣了一下，她就把自己带来的蛋糕放进冰箱，然后踮着脚尖，拿着那匣黑泥糕，趁婆婆在厨房里只露着背，把那东西扔到院门外不远的垃圾站去了。转回身时还在琢磨着怎么跟二老交代，总得先圆个谎，且不能让没来得及开匣验糕的寿星老堵心。

谁知她这下可闯出了个大祸！寿星老堵着心回来，手里正捧着被她扔掉的那匣“黑泥糕”——原来，那是公公好不容易经营了半年多的心肝宝贝！

当然,误会很快也就消除。丹皋是来过,送的是两个葫芦。婆婆怪自己耳背,没招呼好媳妇。媳妇忙着道歉。寿星老且没心思吃寿面蛋糕,他像对待玻璃器皿一般,小心翼翼地检查他的那匣宝贝。原来,退休后他的乐趣之一,就是“饭蛐蛐”。“饭”在这里作动词用,是繁殖的意思。川妹子后来查了许多种词典,包括北京方言词典,都没找到公公嘴里发出的那个“饭”音该拿哪个字来表达,她一度认为应该写成“繁”,可是公公坚持说老北京就是说“饭蛐蛐”,还有“饭蚰蚰”、“饭油葫芦”、“饭金钟”,都是一类的乐子。

早在头年秋末,公公与几位同好者就乘公交车去西山,采集了一些即将甩籽的母蛐蛐,回来放在几经筛配的泥土里,让母蛐蛐在那“黑泥糕”里甩籽。为了让土里的籽提前成熟,老北京积累了一整套的方法,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让那含籽的“黑泥糕”微微受冻。以前没冰箱时,冬日要洒清水,放在院里一定时辰……然后则又要以较高温度持续烘焙,小蛐蛐出土后,每七天要蜕一次皮,并且自己将蜕皮吃净,如是七次,到春节前后方能成为成虫,于是,在雪花纷飞的冬日,胡同院落里也能听到蛐蛐的鸣唱了……

蛐蛐最后一次蜕皮时,小俩口跟老爷子一起,守着装在大玻璃罩里的“黑泥糕”,看那斜放在其中的竹棍上的蛐蛐,怎么缓缓地破皮而出,敢情蛐蛐那两根长长的须子,是从腹部抖抖擞擞弹伸出来……蛐蛐吞掉了自己最后一片蜕皮,趴在“黑泥膏”上,鲜绿娇嫩,好可爱!

老爷子给蛐蛐准备嫩菜叶和面包虫,婆婆过来笑问媳妇:“你不觉得这是胡闹吗?”川妹子认认真真地回答:“妈,这正经是胡同文化呢!老北京人,不管有多少烦恼,都总能自己找乐……”老太太却又听岔了:“什么?找药,你感冒啦?”另外三个都笑软了身子……

麻雀圆舞曲

冬阳下，南窗台落下两只麻雀，剔毛、振翅、跳跃，不由想起了一首钢琴曲《麻雀圆舞曲》。那作曲者，当年还只是一位高中生，参加北京市第一届中学生文艺汇演，自己弹奏此曲，大受欢迎，获奖回校，春风得意。事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了。获奖者我记得姓周，我得称他为师兄，因为我考入北京 21 中读初一的时候，他已经高三了。还记得校园黄昏，他在音乐教室里弹奏那旋律活泼谐谑的《麻雀圆舞曲》时，我们一群低年级学生站在门边窗外，艳羡地聆听的情景。

一阙《麻雀圆舞曲》，使我对麻雀增添了许多喜爱，而且由雀及鸪，及鸦，以至一切飞禽。但是，没过几年，到我在 65 中上高中的时候，麻雀就被正式宣布为与苍蝇、蚊子、老鼠并列的“四害”之一了。于是为剿灭麻雀，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记得那一天是北京全市总动员，从下午两点到五点持续与麻雀开战，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办法就是不不断地发出一浪更比一浪凶的尖锐噪音，使麻雀惊飞却又无法落足，最后在惶恐无奈和筋疲力尽中坠地身亡。我们学校师生分配的战斗地点是在故宫城墙之上，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学校的师生参战，战斗的“武器”则主要是从家里带来的搪瓷盆等可发响的东西。记得先是筒子河外围的居民有组织地放起炮仗，把树冠草丛里的麻雀惊飞，然后我们城墙上的总指挥吹响哨子，那也就是冲锋号令，我们学生就在城墙上猛敲起手中响器，看到班上积极分子毫不吝惜自家脸盆，倒攥改椎举起狂

